

消逝的手书时代

□ 仲舒

印象中我很小就开始写信，那时候我用的是从父亲那拿来的抬头印着他单位名称的信纸，信封也是印着父亲单位名称的牛皮纸信封，每次信里除了正常的内容之外，都免不了要写上点套话，比如回信的开头是“来信展阅，勿念”或者“来函收到，勿念”之类，结束时也会有“因时关系，笔不前驰”或者“就此打住，改日再叙”等等八股。

起初写信是为练笔，也是好奇，这种用笔交流的新鲜感，令我比同龄人多了一份自得。后来离家上学，就更需要写信了，主要写自己的生活状态，学习情况，使家长在遥远的家里对我放心，当然，说说要钱的理由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再往后参加工作了，就领取了自己单位专用的信纸，淡黄的宣纸，红色的竖格，很古朴的样子，上面用书

法笔行云流水般地写上几页，所有收到如此雅致的信的人都拥有一份惊喜。特别是在谈恋爱时，由于电话不方便，诉说衷肠就靠笔尖在纸上的轨迹来表达对女友的思念之情，那时候疯狂地写信，每天一封，而且最长写过一封六十页的信，漂亮的行书、沉甸甸的内容，让女友在她的同学面前赚足了面子。

女友打电话给我说：“就凭你的这封书信，我就爱死你了！”可见独具一格的信有多么大的杀伤力。

随着计算机在人们生活中得到普遍应用，人人的交流变得很少写信了，于是E-MAIL、QQ、MSN等取代了信件；视频交流、3G提供了视频、音频的互动平台。人与人的交流变得更加快捷和有效率。

但是快捷和效率的代价是：墨香消失了，宣纸的柔软和视觉舒适

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给人美感的毛笔书法；钢笔消失了，圆珠笔也正在消失，那些龙飞凤舞、蝇头小楷、信手涂鸦，那些苍劲、那些娟秀消失了；那些字里行间的停顿和思考、快意的宣泄，包括涂改的痕迹，与打着红格的信纸，也一起消失了。许多时候，我们不必写字了；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不会写字了。

但手书还是留给了许多人美好的回忆，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历程，体现着我们各个阶段的文化素养，展示着我们思想的细微变化，它更是我们传达温情和感受温情的一种曾经的手段。现在我们虽然可以借助科技的力量使自己的交流更加方便和快捷，但程序带来的千篇一律的模式感，依然会让我们怀念起那曾经流行的手书年代。



庆春泽·赞湾郡千花溪

□ 白浪

含笑合欢，红枫绿柳，漫生百木千花。溪水潺潺，润泽快乐人家。清风助力新苗壮，看海棠，绽若云霞。到黄昏，几树啼莺，遍野鸣蛙。

昔日月色依然在，照棠樱樟桂，榴枣樟杉。氤氲流香，海桐栀子枇杷。此身愿住红尘外，坐亭间，煮酒烹茶。纵情怀，淡忘功名，淡忘天涯。

浣溪沙·乐居

□ 白浪

(一)
鸚鵡隔笼唱紫薇，海棠茉莉竞芳菲。斜阳召唤旅人归。屋后房前春树绕，湖边溪畔夏花围。菜蔬鲜嫩果瓜肥。

(二)
久住田园岂是亏，白云苍狗总相随。天风令我敞心扉。妙饮何须烹普洱，遐思定能越峨眉。牡丹未必作花魁。

石缘

□ 肖国祥

许是骨子里天生有抹不去的恋石情结；许是久居涧溪边，日日听水在石头上魔幻般地喧响；许是贾平凹弹着烟灰，在静夜为李饶铺陈的那本《小石头记》在一个偶然的深秋令我该得大睁双眼，发誓也要做一个藏石家，哪怕是藏石匠也行。总之，几年前，我竟莫名其妙地对石头生发起兴趣来。

自然，我不及宋人米芾，他初到无为州做官时，进驿站，见一丑怪巨石立于路边，能大喜，穿戴礼服，拜石为“丈人”。我也不及著名画家叶浅予，能将广西红水河的带叶纹卵石、长江三峡的芝麻石、古巴海岸的珊瑚石等五湖四海的奇石集于画室，俨然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奇石博物馆”。

我更不及唐人郑璠，他在象州任职时，曾搜集奇石六车，任满后花六十万钱运回家乡，弄得妻儿穷得寄人篱下，而自己却乐石不疲。我爱石浅尝辄止，其味清淡。谓之“痴”言过其实，谓之“趣”，可矣。

我藏奇石，仅限于随处可见的鹅卵石。双休日，若天气晴好，我便早早

地吃过早饭，心怀祈盼忽啦啦地蹬一辆脚踏车，来到离雨斋六七里的旱河，喜滋滋地“淘”我的奇石。

旱河从远方的山脊边蜿蜒而来，如同被岁月打磨得光洁溜滑的山道，又似患着饥渴症的远古农夫。满河的鹅卵石袒着肚子，述说着河水离去后的辛酸。而我不管，我只一味寻我的奇石。

沿着宽阔的河床“拉网式”地走过去，我的目光仔细地搜寻着。奇形者，丑，捡之；纹异者，奇，捡之；色鲜者，美，捡之；象形者，趣，捡之。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网愈拉愈大，帆布背篓愈来愈重，欣喜，便如鸟雀般在心灵的枝丫上欢快地唱响。

“拉网”的过程，并非都是歌声。有时，“网”了半天，未见一块像样的石头，则心里空空落落，希望值下降，祈盼值上升。有时，快要彻底失望了，却突然“网”到玲珑剔透的美石，欣欣然如饮蜜糖。

看看日头已转过中天了，我也从旱河的这头走到了那头。于是，我便掸掸身上的灰土，将捡来的石头从背篓里倒

出，重新作番“扬弃”。之后，蹬上脚踏车，驮着心满意足的精品，打道回府。

回到雨斋，取一盆清水，洗净石上的泥沙，再晾干，奇石便昂然立于各自的木架上。接着，便归类、取名，赶羊般将奇石藏于博古架中。

五岁的儿子见我乐呵呵地玩石，也在旁一个劲地凑热闹。洗石时，他噙啦啦地搬石；审石时，他瞪着双眼，好奇地瞧着我的脸，似乎在寻找“书本一石头一米饭”之间的联系。哎，早熟的孺子！

缘因石趣，如今，我已集得“奇峰”、“文具”、“鞋”、“诗境”等几个专题。其中，二十厘米的《屈子行吟图》成为扛鼎之作，引来许多掌声，也替雨斋增添魅力无穷的山水之气、清朗之风，鼓荡起发人深省的“人文”的歌吟。



那些

易写难读的“姓”

□ 刘绍义

我国有很多姓氏，看起来都是常见的字，一写就会，可是一读，就不是那个样子了，往往读错，让人啼笑皆非。

就拿“仇”来说吧，用在姓氏上，它就不是仇恨的“仇(chou)”字读音了，应该读“qiu(求)”。如果你把历史名人仇览、仇博、仇台、仇远、仇英的“仇(qiu)”都读成“chou”，还不让人笑掉大牙？

还有黑暗的“黑”，在姓氏上不读“(hei)”而读“he(贺)”，元代任丹阳县达香花赤的黑儿、清代任象山协副将的黑鸣凤、还有曾任山西大同守备的黑永德，这里的“黑”都读“he(贺)”。

佛教的“佛”在姓氏上不读“fu”而读“bi(弼)”。在古代，“佛”和“弼”互通假，均有“辅助”之意。《诗经周颂敬之》：“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郑玄笺：“佛，辅也。”陆德明释文：“郑音弼。”马瑞辰通释：“古‘弼’字其音均与‘佛’近，故‘弼’可借作‘佛’也。”这里的“佛”都读“bi”，如果在人家的姓名里再把“佛”字读错，就有点不敬了。

常见的姓容易读错的还有“朴”字。“瓢”为朴姓的祖姓，相传朴祖是坐南瓜做成的“瓢”从海上漂来，故得“瓢”姓，后改“朴”。韩文中的南瓜与“朴”的发音至今相同，就是这个道理。《三国志》上说“建安二十年，巴夷王朴胡，举巴夷来附”。文中的“朴”只能读“piao(瓢)”，不能读“pu”，不然也会让人笑出眼泪。

“盖”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地名，在今山东省沂水县西北部，这也许是“盖”姓的发源地。无论是地名或姓氏，这里的“盖”都读“ge(舸)”不读“gai”，读错依然让人见笑。

其他如“种”姓读“chong(虫)”不读“zhong”；“仇”姓读“zhang(掌)”不读“ji”；“乜”姓读“nie(聂)”不读“ye”；“邻”姓读“xi(戏)”不读“lin”；“逢”姓读“pang(旁)”不读“jiang”；“单”姓读“Shàn(善)”不读“dān”等，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此刻，撑起蓝色岛城

——山东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掠影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影报道

近年来，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紧紧抓住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战略机遇，加快推进产业高端化、创新自主化、生产绿色化、生活低碳化，逐步构建起“蓝色、高端、新兴、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产业体系。

该开发区注重龙头企业带动，壮大科研力量，促进产业链向两头提升、价值链向高端攀升。目前，已累计引进科研机构92家，成功创建家电电子、船舶和海洋工程、软件和信息服务3个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及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

该开发区重点对石油化工、家电电子、汽车制造、海洋装备等8个领域的48项关键技术进行集中攻关，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壮大特色化高新产业集群。近年来，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实现年均20%以上的增长，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0%，实现了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的双赢。

创新，投入是保障。青岛开发区注重把资金、人才、项目等创新要素优先向企业倾斜，在全国率先建立现代产业发展扶持政策体系，设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实行科技计划专项资金重点扶持等，通过“智岛计划”引进高端人才。目前，全区财政科技总投入实现年均增长25%，全社会研发投入总额达106亿元。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岛华瑞丰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在进行风电偏航系统制动噪音试验。该公司自主研发的国际首台在模拟实际工况状况下可进行多项测量的多功能(1:1)风力发电机偏航系统试验台，解决了制动噪音和振动等关键问题。



青岛惠城石化科技有限公司建成世界首套处理能力6000吨/年化学法复活催化裂化废催化剂的工业装置。



青岛华世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设计、制作的国内首条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湿法锂电池隔膜生产线正式投产。



青岛科技有限公司员工赵明正在测试设备。该公司近年来创下设备单套规模最大、回收周期最短、单体吸附器最大等3项“全国之最”。